



Taipei 2023

Taipei International New Music Festival

臺北國際 International New Music 現代音樂節 Festival

逸撥絃彈—彈撥場

10月28日(六) 19:30

國家兩廳院演奏廳

演出曲目 Program

*張譽馨：《苔岩一色》為琵琶與大阮（委託創作，世界首演）

Yu-Hsin CHANG: *Moss Rocks*, Duet for Pipa and DaRuan

琵琶 Pipa | 余檣 Chiang YU

大阮 DaRuan | 潘宜彤 I-Tung PAN

盧長劍：《鉤》古箏獨奏 (2022)

George Holloway: *Hook*, for Guzheng Solo

古箏 Guzheng | 郭靖沐 Jing-Mu KUO

楊祖焄：《厄科》給二十一絃鋼絃箏與三十七簧笙 (2020)

Tsu-Yao YANG: *EHCO*, for 21-string steel string Zheng and Sheng

古箏 Zheng | 郭靖沐 Jing-Mu KUO

笙 Sheng | 張婉俞 Wan-Yu CHANG

— 中場休息 Intermission —

*蔡承哲：《港都四季》為箏與中阮（委託創作，世界首演）

Cheng-che TSAI: *Harbor Seasons*, for Zheng and Zhongruan

中阮 Zhongruan | 潘宜彤 I-Tung PAN

古箏 Zheng | 郭靖沐 Jing-Mu KUO

*陳欣蕾：《山海經》琵琶獨奏（委託創作，世界首演）

Hsin-Lei CHEN: *The Classic of Mountains and Rivers*, for Pipa Solo

琵琶 Pipa | 黃立騰 Li-Teng HUANG

*任真慧：《寓形於蒼》為中阮獨奏（委託創作，世界首演）

Chen-hui JEN: *In the forest, into a dark veil*, for Zhongruan Solo

中阮 Zhongruan | 潘宜彤 I-Tung PAN

潘家琳：《噪靜交響》為兩位箏演奏家（兩把 21 絃箏）(2020)

Chia-lin PAN: *Sonic Juxtaposition*, for Two 21-String Zheng

古箏 Zheng I | 郭靖沐 Jing-Mu KUO

古箏 Zheng II | 吳妍萱 Yen-Hsuan WU

*作品由財團法人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贊助

*Sponsored by NCAF, Taiwan

樂曲解說 Program Notes

*張譽馨：《苔岩一色》為琵琶與大阮（委託創作，世界首演）

Yu-Hsin CHANG: *Moss Rocks*, Duet for Pipa and DaRuan

（本作品由財團法人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贊助）

《苔岩一色》是以日式庭園當中「苔蘚佈滿岩石」的意象所創作出的作品，在音樂當中追求簡約、侘寂的美感。苔蘚植物具有濕潤柔軟的質地，即便是不同種類的個體，都在濕潤微明的光線當中閃弱著深淺不一的綠色調，滲入岩石、古橋的縫隙，成為一致的風景。所想像的時辰是夏日傍晚，此時即將隱去的蟲噪、蟬鳴，隨著餘暉讓和苔蘚與岩石一同黯淡。

在《苔岩一色》當中，和弦的變換非常緩慢，以兩把樂器使用弦數的漸變、搭配演奏法的變換，形塑苔蘚色調接近的意象。

盧長劍：《鉤》古箏獨奏 (2022)

George Holloway: *Hook*, for Guzheng Solo

古箏獨奏作品《鉤》創作於 2022 年 5 至 6 月，總時長大約九分鐘半。

本作品的靈感取自南唐詩人李煜使用詞牌《相見歡》寫作的詞，「無言獨上西樓」。這首詩中有兩個形象對作曲家的創作特別有影響力。首先，將月亮描述為“鉤子”的明喻，對作曲家而言，是被囚禁的詩人絕望狀態之有力象徵。其次，提到深院裡的梧桐樹，作曲家認為在詩人的腦海中提示了以下隱喻：「剪不斷，理還亂，是離愁」。情緒，就像破敗的院子一樣，趨於混亂，心神寧靜轉瞬即逝。總的來說，這部作品既是對庭院氛圍的喚起，也是對詩人精神狀態的喚起。

具體來說，這首曲子由三個循環組成。隱藏在每一個循環裡頭有完整詩詞的「無聲之歌曲」，此歌曲作為一種線索在貫穿整首曲子。三個循環另外可以再分為兩個部分，每個部分分別應用不同箏派特有的演奏方式來轉換，或轉錄（transcribe）上述歌曲的旋律。總共有六種箏派出現，即浙江、潮州、河南、陝西、山東和客家。

此外，藉由韋伯恩、卡特和盧托斯瓦夫斯基等作曲家所運用的「定位序列」之技術，每個詩行的音樂材料有固定使用一套不同的琴絃來定義此段落的「和聲空間」或「和聲色彩」。

謹將這部作品獻給我的第一位作曲老師大衛·塞爾溫，以紀念他去世十週年。

楊祖珪：《厄科》給二十一絃鋼絃箏與三十七簧笙 (2020)
Tsu-Yao YANG: *EHCO*, for 21-string steel string Zheng and Sheng

「可有人在這兒？」納基索斯高聲叫喊；

「在這兒！」厄科趕緊回答；

「過來呀！」

「過來呀！」

「你幹嘛躲著我？」一問題在樹林裡迴盪

「我們來碰面吧！」

「來碰面吧！」

—厄科最想說的一句話；

她急忙跑出樹林，張開手臂打算擁抱他的脖子，這是她盼望已久的事；「放手，別抱我！我寧可一頭撞死也不讓妳抱我。」

她只能回答：「抱我。」

厄科開始消瘦、枯槁，形體乾癟、萎縮，直到只剩下聲音和骨骼。山上再也看不到她的蹤影，可是到處聽得到她，因為她的聲音還活著。

改寫自 – 奧維德 (Publius Ovidius Naso)：《變形記》，卷三，
納基索斯和回聲仙女 (339-510)，呂健忠譯，臺北：書林，2008。

蔡承哲：《港都四季》為箏與中阮（委託創作，世界首演）
Cheng-che TSAI: *Harbor Seasons*, for Zheng and Zhongruan
(本作品由財團法人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贊助)

高雄 (Ko-hiông) 是南台灣的港町 (みなとまち *minato machi*)，熱帶季風氣候，全年溫暖潮濕，四季分明。

高雄春季氣溫漸暖，晴朗舒適的春日，是賞櫻的好時機。你願意陪我去桃源看 SAKURA 嗎？

高雄夏季雨水充沛，是炎熱潮濕的夏日。會記得有一擺做風颱咱兩人作陣遮著彼支小雨傘 (Sió-hōo-suànn) 無？

高雄秋季氣候轉涼，是金風瑟瑟清朗乾爽的秋日。秋ですね、お元気ですか？

高雄冬季溫暖乾燥，是暖陽灑在睡臉上的冬日。ああ、故郷、幸せですね！

無論春夏秋冬，放眼望去整片高雄港灣，不僅是國際貿易的熱帶雨林，亦是海洋城市的豔麗花蕊，更迷人的的是它不僅代表商業文明的起點，更肩負文化交流的十字路口。最重要的是，它是我最深愛的故鄉港都—TAKAO (打狗)。

陳欣蕾：《山海經》琵琶獨奏（委託創作，世界首演）

Hsin-Lei CHEN: *The Classic of Mountains and Rivers*, for Pipa Solo

（本作品由財團法人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贊助）

這首獨奏琵琶樂曲以古典文獻《山海經》為主題，描繪了其中的神秘生物。樂曲目前有四個不一的篇章，分別如下：

《樂鳥》：這個樂章描述的是山海經中西山經的樂鳥，推測是現代甘肅六盤山一代，所以使用了波斯音階，樂鳥是一種美麗的五色鳥，像鳳凰，出現則天下安寧。樂曲都是快速音群，象徵歡慶的氣氛與樂鳥飛舞。

《精衛》：精衛出自山海經的北山經，她是炎帝的小女兒，叫做女娃，因為出遊東海而溺亡，死後化身名為精衛的鳥，總是銜著木石，想要填平東海，保護其他人，這個樂章用大量泛音描繪如此善良的小公主，翩翩起舞。

《蜚》：這個樂章描述的是山海經中東山經的蜚，蜚是一種獨眼、蛇尾、白頭的牛，只要蜚經過的地方寸草不生，天下大疫，所以樂曲一直保持非常高昂的力量，表現蜚這種霸道的形象。

《九尾狐》：這個樂章描繪山海經中南山經的九尾狐，推測應於現代武夷山附近，所以樂曲中有楚歌的影子。這是一種神秘的狐狸，擁有九條尾巴，在傳說中有各種面向，從一開始中性的野獸、後來作為權力象徵的神獸、再後來成為魅惑的妖獸，九尾狐的型態映照了人心的轉變。本曲通過琵琶的各種聲響、姿態，展現出九尾狐神秘又善變的姿態。

這首以《山海經》為靈感的獨奏琵琶樂曲，通過不同的樂章展現了神秘的生物和多樣的情感，演奏家可以根據自己的想像和情感來選擇樂章的順序，為聽眾營造出一場奇幻的音樂旅程。

任真慧：《寓形於蒼》為中阮獨奏（委託創作，世界首演）

Chen-hui JEN: *In the forest, into a dark veil*, for Zhongruan Solo

（本作品由財團法人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贊助）

本曲標題概念借自陶淵明《歸去來辭》中的一句「寓形宇內復幾時？胡為惶惶欲何之？」，並沿用「蒼」字本身之多重意象：「蒼」天與「蒼」茫之色彩與境地，意即將自身託附於自然並合而為一。——不知在這世上仍有多少時日、也不知未來去留方向，但願此時此刻將身心交付於天地，逐漸深入、逐漸黯澹。

在寫作此曲期間我二度造訪太平山翠峰湖，享受大自然中的靜謐、聲響與韻律。因此我在曲中探索許多細微的、偶然尋找但能不斷回味的聲音，如同在奔忙生活間，

試圖追尋心中依然幽靜、與世無爭的那塊淨土：脆弱但純淨，或者遙遠但清幽，彷彿世俗操煩的一切都在此中得到喘息，儘管前程依舊未知。樂曲的英文標題次句“into a dark veil”亦暗示著如此情景：山林四周逐漸被黯澹光影籠罩，而人生亦如斯。

潘家琳：《噪靜交響》為兩位箏演奏家（兩把 21 絃箏）（2020）

Chia-lin PAN: *Sonic Juxtaposition*, for Two 21-String Zheng

（本作品由財團法人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贊助）

兩把箏，42 條弦之間的關聯與衝擊，其音高頻率間的關係，是緊密貼合、企圖呈現完美精準的同音？或自然出現極微小差距的各微分音？或應該建構一組完全個自獨立的 42 個平均律音高系統？還是，甚至都是只靠弦的張力所產生的隨機未定音高？

聲音，以及人的情緒等，皆可以某種形式的「頻率」與「能量」表現。「噪」所象徵的極振高能量，與「靜」所象徵的和緩低能量，其間的相互激盪與反差，並非永遠互相抵消，反倒常是交織並共存，每每成為創作者關注的題材。然而，不論是高、還是低能量，當中的間距，是先後，還是同時？是能夠緊密與開離至何種層次？交織的頻率越快，一定就會是「噪」嗎？反之，頻率越緩慢，就必定是「靜」嗎？

互相矛盾，亦相互應和，就像人們在生命中，時時刻刻與所有的物件，或情緒意識等，相互接觸衝撞，不斷的共振、亂振或互相抵消。如此因各種振動交織同響，所形成「不可預期」之境界與關聯性，其實也是創意上所期待的趣味。